

流金岁月 张光浓

遇见中大



作者与同学在孙中山铜像前合影。作者供图

近日，“中大（中山大学）老同学”微信群中转发了《中山大学100周年校庆（第一号公告）》，意味着百年校庆节点闪亮启动，山高水长、筚路蓝缕的辉煌历程，牵动了中大人的绵绵之情，当年求学中大的情景，也一再浮现。

那是1964年8月的一天，高考发榜，一个多月的惶恐苦待，终于迎来了喜报：我被中山大学录取了！当时的心情正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喜极而泣，百感交集。

临近开学，父母亲从家乡送我到海口。我穿着半新的衣服，挑着一个布纸箱、一个旧脸盆等简单的行李，登上“玉兰号”轮船奔向广州。

当我踏进中山大学校门时，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学校里的一切都新奇迷人，整个校园就像一幅中西合璧的油画，令我目不暇接。校门上苍劲有力的大字“中山大学”映入我的眼帘，似乎在赋予她的学子以神圣的历史使命。从大门往里直走，在小礼堂前不远处，就见到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中大中轴线的地标景点，中山先生曾在这里发表演讲：“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被誉为“康乐园”的校园分中区、东区、西区三个部分，茂盛的参天大树，绿草茵茵的草坪，红砖绿瓦的民国建筑，与马岗顶教授的红楼群一起，汇成“康乐园”独特迷人的美景。以小礼堂为起点，穿过中轴线的黑石屋、孙中山铜像、惺亭、岭南堂等，处处蕴含着丰富的历史遗韵与文化沉淀。

上大学第一年，有三件事令我至今难忘：1964年10月1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校园内顿时群情激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响彻云霄！

1965年5月28日、29日，在广州白云机场的迎宾队伍中，我两次近距离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因极度亢奋彻夜难眠。我在当天日记里写着“光荣的一天，激动的时刻”的感言。时空跨越，星移斗转，周总理的伟人风采与人格魅力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时时激励我为中华崛起而学习与工作。

1965年8月21日，在中大小礼堂前草坪广场，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首场国际活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时任广东省省长陈郁接见大联欢的中日青年，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学子，为能参与这一系列活动倍感新鲜与荣光。

在开学典礼上，我们首次见到蜚声海内外的名家教授，敬慕之情难以平静。历史上的中山大学，是藏龙卧虎、大师云集之地。教育家许崇清、陈序经、柯麟都曾经担任校长。鲁迅、郭沫若、陈寅恪等都曾执教或任职于中大，

曾获周总理接见的中国数学界元老姜立夫教授长期执教与守望于中大，他是为数不多的一级教授、数学博士，学术事业发轫于哈佛大学。我上中大时，他年事已高，但仍指导研究生学习。他常穿白色唐装，在夫人陪伴下拄着拐杖在校园散步，颌下银须随风轻拂，学者风范令人起敬。

开始上课了，担任我们班《数学分析》教学的是全国概率论权威郑曾同教授，他清华大学毕业，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是旅美博士。学校安排他担任基础年级教学，是我们的幸运。《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分别由潘孝瑞、赵力田老师执教，他们是资深的留苏学者。

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名师荟萃，实力雄厚，当时已培养一批批研究生，有几位中大毕业生还考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有的还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我与同学们都决心刻苦学习，珍惜当下，争取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上努力拼搏，充实自我。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紧跟时代的步伐，频繁走出校门，奔赴工矿、农村、军营，在广阔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探索有价值的东西，用青春演绎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时空迁移到1977年，《科学的春天》畅想曲奏响中华大地，时代召唤新的加盟。在充满希望和改革的年代，我们在传道授业的新舞台上，在传播数学教育的平台中，为千万青少年播种希望。

2002年8月20日，全球数学科学最高规格的学术大会——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我获得参加这次盛会的机会，当健步迈进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作为一名中国普通的数学工作者，我倍感荣幸。

如歌行板 岑晴

诗之谷

李白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名不名的倒不须执着，像今天这样，寻一处不知名的世外桃源，远足涉猎，游目骋怀，同样有一番野趣。

位于贵州浩如烟海般巍巍群山之下的一处小山谷，名曰“诗之谷”，不显于世，少有人来。我们抵达时，四周一片寂寥，未见有人擦肩，只有几声清脆的鸟叫啾啾，似乎在察觉我们的到来。

这正是我心里期冀许久的“远方”——可以安静地与大自然相处，聆听物语；可以如王维一般，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兴之所至，无所顾忌。

小山谷，虽是千姿百态的山海里一只寻常的“青雀”，却也足够漂亮清秀。高山、峭壁、飞瀑、奇石、清溪、茂林、小桥、花团等等，这些组成高颜值的元素一样不少。山水琴瑟和鸣，动静相宜，质朴天成。

沿着一条蜿蜒的石径缓步前行，便渐渐融入这一方天地的怀抱，感触它的容颜和风度，与之耳鬓厮磨，喃喃细语。像一只浪迹在外的猫，发现了一个安适的窝。

正值春分天气。

不宽不窄的石径上，青黄交杂的落叶层层叠叠，零乱，洒了一路的诗意。山里自带天然氧吧的冰爽气息，混合着草木的味道扑在脸上，窜在鼻尖，流入肺腑，一呼一吸间，让人顿感神志清明。

石径左侧是山岩，岩上树枝层层吐露新绿，斜探过来，不时拂人衣。右侧围绕着深棕色的木柱栏杆，栏杆外，是一条清浅的小溪。小溪傍着木栏，向前奔流，烂漫地跳跃腾挪，喧闹不休。溪水或至脚踝，或至半膝，又在一两处低洼的地方

聚成小巧的碧玉池，漂亮的姑娘常常停下脚步，临水而照，轻挽云鬓。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是山中悠游的惬意写照。

举目望去，山峦叠翠，但不算太高。在山之巅云之下，赫然兀立着几块奇怪的大石头。一个酷似哮天犬，一个仿若金鸡，其余两三个任由过客尽情发挥想象，看着与山峰不似浑然一体，反倒是如积木般漫不经心地搭在顶端，还衔接得不平整。我不由心生狐疑。这会不会是哪一位仙子调皮的杰作呢？一鸡一狗各安一隅，鸡未飞，狗不跳，沉稳地守护了千年，仿佛此处是谁家的闲庭别院。这一定是一位喜爱凡尘烟火的仙子，以其鬼斧神工和幽默的创意，营造出一派别有洞天的景致。

山谷的开阔和包容，使我们的天性得以自由地释放，汇成另一条欢快的小溪，哗哗啦啦，笑闹之声毫不逊色；吹哨复长啸，听谁的声音能让山谷更热烈地回应。

走过摇晃的索桥，转过几处山角，邂逅几株古老的树种，继续前行，不远处，便隐约传来轰隆的声音，似擂鼓，似怒吼，似万马奔腾，那是小山谷最令人惊叹的景观——飞龙瀑。

瀑布不大，气势挺足。高耸的崖壁上一尾小白龙俯冲而下，闪着粼粼的白光，搅乱一潭翠绿的池水，活力生机无限。乍看之下，与电视剧《西游记》里白龙跃水的经典镜头如出一辙。又似一柄长剑直击水面，浪花激越，飞溅至百米开外。这雷鸣龙吟般的声音和昂扬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的精气神，让整个空间愈发灵动起来，人的神志也不觉随之提振。这样的精气神，不就是生命之本源吗？人生海海，尤其需要这样的精气神，让每一段流年水光潋滟，充满灵动生机，至少不是一潭死水。

漫山林木葱茏，不知名的各式花朵，或粉或红或黄，在静默的绿野开得无拘无束。虽是荣枯更迭，然而始终有新的希望在滋长，看不见一点颓废。

生活的纷纷扰扰，在这里悄然远遁。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大自然蕴藏的深邃力量，总能在不动声色中，给人以慰藉和启发。

芸芸众生，亦如这大千世界的一片叶一朵花，在岁月的枝头饱经风霜，历经雨雪，而自成风华。

小山谷的山山水水，撩拨了我久违的诗兴，故归来之后，禁不住提笔涂鸦一首《点绛唇·空谷春浓》：

空谷春浓，白溪十里花径绕。薄汗轻衣，鬓池青螺照。

飞龙长吟，惊起绿腰舞。听犬吠，蓦然回眸，却把新枝抚。

佳节词话 章綯胜

腊月风和

快到年底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快点进入腊月。进了腊月，年也就近了。腊月盼年，大概是每一个人心中共同的期盼吧。不论忙碌也好，清闲也罢，有了年，仿佛是对自己一年的日子有了一个交代和收束，总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结束自己想要结束的东西，也因此萌生新的希望，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会过得更好一些。到了腊月，腊月风和倒像是我们的期望了，我们希望自己在这样的好天气里走进新的一年。

可是，今冬偏多雨，一个冬天里，天总是阴阴冷冷的，难得遇上一个好晴天。腊八日，天难得地晴了。早晨起来，朝窗外望了望，虽然能见度不是太高，但是太阳已经出来了，窗外也明显地亮堂

起来了。真的是日丽风和，在腊月里，这样晴好的日子是不多的。我站在窗口，向外望了望，蜡梅花开了，银杏叶落了，常绿树的叶子绿得更浓了，小区里的道路上，行人寂寂。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在脸上，已经没有前几日的寒凉了，轻轻的，暖暖的，却是分外的舒服。

腊八日，也正是三九时节，天气不冷，反倒让我觉得有些意外，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想起前几日，在湖边，看到柳树浅黄如金的叶子，垂挂一树，真是好看。春初的柳叶初萌，轻柔如如烟。夏天，柳条垂挂轻舞，像是要拂去吵闹的蝉声般。及至秋过了，入了冬，还披挂着一树浅黄如金的繁华，真是羡慕极了。可这才过了几日，再看时，柳叶已经落尽，只剩纤细的柳条垂挂着。只是十几日的时间，就恍若隔年。今年腊八日，小寒才过，大寒还未来临，却有了腊月风和之感，是该叹时节之易的。

腊八日的清晨，从窗口吹进来的一阵风，让我想起了陆游的诗《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这首诗也是写腊八日的，起句便是“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策过吾邻”。腊月风和，是我和诗人在腊八日都有过的相同的感受，所不同的是，诗人是拄杖在外散步，正路过邻居的家门口，而我只是站在自己家的窗前，被一阵来自窗外的风唤醒了心中盼望已久的那一点春意。想想，我们比诗人陆游是要懒散得多的，诗人对季节的更迭更加敏感，而我们在很多时候是疏于内心的这些感受的。

也许我们还可以展开想象：在诗人走到的西村，柴门里的漠漠草烟，在和风之中，团团缭绕，缠结不去地氤氲着，包裹着瘦弱的寒村，村树迷离，房舍温暖。在诗人散策而行的途中，他望向田野，看到了野水滨的牛迹重重，也许水边的草已返青，也许河里的水也开始回暖，牛在水滨，是不是在喷着响鼻，甩着牛尾呢？那些牛都悠闲地漫步在水滨的草地上吧？不然，水边的草地上又怎么会留下那么多牛踩乱的蹄印呢？想想和风里的那份温暖和悠闲，已然是春意阑珊的景象了。

腊八日，因为有了佛粥，也因为自己的闲，在陆游的眼里，西村的节物已经有了如春天来临般的意象，是焕然一新的，这样的感觉真好，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有着简单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能让人生出如许美好的情愫来，这样的日子也该是诗意盈盈的模样。

腊月风和，还应该是民俗的和融，是“今朝佛粥更相馈”的温暖画面。晚年的陆游是有抱怨的，常写身上的老病，也常写心中的怨愤，在这首诗里，虽然陆游也写了“多病所须唯药物，差科未动是闲人”，但我也看到了他眼中的“江村节物新”，读到了他心中的腊月风和与春意阑珊，我们依然会感到温暖。

腊月风和，是藏在我们心中的风景，它被漠漠草烟和重重牛迹唤醒，也能被一碗交相馈的佛粥感动，还会随一阵风吹进你的心里。



田乐府十首《而画》的诗意图。乾隆皇帝让画工据范成大的《腊月村